

丹亭公七旬晉四壽序

班孟堅有言壽者酬也天之所以酬人也壽者受也人之所以受於天也今夫鄉里閭巷之士沐浴於國家久道化成之治如大木之生深山盤根錯節輪囷合抱經日星霜雪之剥蝕綿延歲月而不改柯易葉者天定也我太親翁丹亭先生家故寒素無負郭田自少隱闔閨閒懋遷有無與交以誠權利以義當仁廟初元先世遺澤通都大邑以至一桑一梓民物滋豐商賈輻輳清都亦饒沃地也諸舊族多豐衣足食每市財物必趨翁處無他往垂廿餘年貲漸裕

出其有餘以濟貧乏鄉井嘖嘖稱善無間言余年少聞之吾父貨殖之林能保其心術無如 翁者而予猶以爲人情所難處莫如家庭骨肉之際 翁貧時老太姻翁肇盛先生垂老得廢疾飲食非人不能入口 翁日坐市門對客稍暇輒問疾試湯藥下及廁牕穢亵之事必躬必親寒暑不輟比老太姻翁沒則大慟幾不欲生平居一兄一弟怡怡如也閨門之內肅肅如也六十外兄弟析箸易商而隱嗣君四人次遊武庠孫曾輩繞膝今其孫又抱孫矣 翁精郭璞家言時登岡相度地利興廢不爽兼通醫卜星相之

術每占驗無不應者晚年所僦屋距舊居約二里近
春秋佳日扶杖步隴聽流泉聲潺潺觀雲望日親友
相過從以爲樂予家故往來最密自甲辰桑鄉薦後
客京華十載今年夏始歸歸則造翁廬請起居白
髮飄飄然精悍之色見於眉宇則大笑不置口越明
年四月十八日爲翁七旬晉四壽辰鄉之人以予
悉翁行事乞一言以爲侑觴之獻予權篆臨湘學
博卽曰就道爰撮其大者序而歸之噫翁足跡不
至城市十餘年矣曾幾何時突遭兵燹風景不殊人
事互異會賊由武昌竄下游旌旗蔽江徵調絡繹

翁鄉居較僻耕鑿不驚今予雖不獲與讌宴猶想見蟠桃大柰賓筵秩秩如昇平盛事時也是爲序

姻再姪歐壽標頓首拜撰

丹亭公八秩壽序

戴記曰身也者親之枝也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人能敬其身以孝其親則根本盛而枝葉蕃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理固然也陳公丹亭所居距余家數里許鄉之人所仰爲仁厚君子也少時無尺地以資生早營什一之利能事尊甫肇盛公以孝聞肇盛公患兩手麻木不能持匕箸又得痰飲

症維持調護人皆以爲勞每見公進食持飯一于孟蔬
一具父哺一公啜一或并所吐棄大噉之夜則同寢
解衣帶時洩溺不入內室者十數年以爲常余嘗聞
人子之事親也康健易而疾病難疾病之父母飲食
起居或多或少不便於此有子焉可以先意承志幾忘其
疾之在身者然是固衰年所倚賴而亦人子之所宜
汲汲求以自盡也彼世之薄待其親者當孩提時疾
痛則呼父母父母不幸攬疾而子或侍湯藥無戚容
此可怪也聞先生之風其亦可以惻然興感矣公又
精形家言登覽山川頗得其要領及尊人之沒也權

厝非地卒得吉壤而改葬焉後遂絕口不復言地世
豈無業世術者洞徹玄微要祇爲謾墓金計而公固
所以孝其親也此其立身制行視流俗爲何如哉余
自壬子北行未親公者十載壬戌四月十八日爲公
八十誕辰郵寄尺書索余文以爲壽余又何足以重
公顧余於公爲後輩知之最詳比年客宦京華時從
魚素中問公安否因倍悉其家益饒四子各遵家法
孫廿七人俱非凡器次子及三孫入邑庠曾孫廿九
元孫一蒙慶受福鄉之人皆而慕之吾尤願人思其
致此之由也旣醉之詩曰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

子不匱永錫爾類夫孝通於神明美矣而景福之介孫子之從天所以報之者亦其理之固然也今公於倫常大節既允蹈之是殆古所稱不匱者歟余故合禮與詩之所載者爲公侑一觴焉且以爲世之爲人子者勸也

賜進士出身刑部主事世愚姪張 法頓首拜撰